

今天是2012年高考第一天。曾经参加过高考的写手,对迎考、应考的经历都记忆犹新,部分写手将此记忆翻新成文,我们在这里选发几篇,权当献给今年高考生的礼物,也希望能唤起您的美好回忆。

——编者

## “全民”动员迎高考

去年,我们小区有4个高考生,高考前的一个月,门卫李大爷就把迎接高考的标语贴在了大门口——“为高考站好岗”。没有考生的家长都觉得李大爷是在瞎凑热闹,只有我们这些家有考生的人知道李大爷用心良苦。

这个小区靠近公路,有时我们早上睡得正香,楼下会突然传来卖菜的、收废旧家电的吆喝声;中午想休息会儿,楼下还有人在唱豫剧。如何让孩子们考前有充足的睡眠,成了家长们的头疼事。我们与李大爷说起此事,他说

以后他要早起晚睡,中午不休息,保证不让闲杂人员进小区。

门岗上的标语贴出去后,小区的黑板上也有了回应:“再有一个月就要高考了,楼上有小孩的住户请看好自己的孩子,不要在院中骑滑板车、打闹嬉戏;喜欢聊天的老人请在晚上10点前回家;小区跳健身操的人,请在晚上9点前结束……”

这样的“告示”一出台,我家所在的单元安静了下来,小孩的吵闹声、咚咚的脚步声很少听到。住在五楼的那个9岁男孩,以前外出回

来时,总喜欢用东西划拉栏杆,有时兴致来了还要重重地敲几下。可儿子高考那一天,我下楼倒垃圾时,看到那个男孩轻轻地在栏杆上“弹钢琴”。一看到我,他立即缩回手说:“阿姨,对不起,妈妈不让我敲栏杆的,我忘了……”我笑笑对他说:“阿姨得谢谢你,你的声音很轻,没影响到你哥哥。”

是啊,我真要谢谢那些给孩子提供安静环境的人,有了你们的支持,才有了孩子们考场上的正常发挥……

(孟津县 李晓丽)

## 家有考生很纠结

同事姐的女儿高考时十分紧张,口腔溃疡,茶饭难咽,喝口水都直龇牙。一家人都替她着急,绿豆水、中草药,啥法子都用了,怎奈这孩子急火攻心,几番折腾也未见好转。

在此情况下,这个考生哪里还看得进书啊,每天如厕一二十次,并非内急,而是以此来排遣心中的焦虑。同事姐眼见女儿无心看书,更不敢高声说话,唯恐惊扰了那颗脆弱的心。

时闻某高三学生因过度紧张,或精神失常,或抑郁自杀,令人不寒而栗,不敢往下想,罢了罢了,大学诚

重要,生命价更高!同事姐每天小心翼翼,可口饭菜精心备着,温言笑语时时陪上,哪怕一转脸恨得爆粗骂娘!

尽管大学一再扩招,降低门槛,面对日益紧张的就业形势,家长和学生不得不把眼光拔高再拔高,谁不想让孩子蟾宫折桂一路顺,以解决将来就业之忧?

我们的孩子怎么了?我们的家长怎么了?

有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,夜半梦醒,嘤嘤哭泣,其母大骇,惊问何故,儿子哭诉:“我长大后找不到工作咋办?”

烂漫年华却忧虑生存之计,是孩子思虑太多,还是家长、老师警钟敲得过响?怪父母吗?我们的父母眼见身受社会底层为生活、为房子挣扎奋斗之苦之累。虽然早已摈弃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陋习,但面对“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的呼声,还是深信不疑,并铆足劲儿想让自己的孩子折得桂冠,奔个好前程。家长迷茫,是放养,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,还是圈养,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?

若干年后,我和我的孩子能否从容应对这让我欢喜让我忧的高考?

(西工区 马金丽)

## “家有孩子要高考”

前不久,我们家属楼旁边的广场上新开了一家烧烤大排档。夜深了,还有食客们饶有兴趣地在喝酒

行令、高谈阔论;有人一时兴起,还会冷不丁吼上两嗓子。对我这个睡觉怕响动的人来说,真是苦不堪言!

那天,我又从梦中被喝酒划拳声惊醒,忍无可忍拨打了“110”。其实,我心里真没谱,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,警察能管吗?急中生智,我要了点儿小聪明,声称家有孩子要高考(其实我家孩子小学还没毕业),楼下的烧烤大排档噪声太大,严重影响孩子的复习和休息。

报完警,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,索性下楼探个虚实。谁知没过3分钟,警察就来了。这次,警车居然没鸣警笛,一定是警察担心扰民吧!我不由得感叹:现在的警察同志还挺细心啊!

大排档老板听警察讲明情况后,辩称自己合法经营没有过错,现在移桌子会影响生意。正在僵持时,忽然有个食客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指着老板一字一句地说:“搬,现在就搬,十年寒窗,一朝赴考,一切为高考让路!”其他食客也都纷纷站起来随声附和:“是啊,孩子们参加高考太不容易了,咱们赶快搬进屋里吧,都小声点儿!”食客们配合老板很快就把餐桌都抬到了屋里,警察同志大功告成。

如今,这家大排档的酒桌再也没有摆到室外过。呵呵,我这“家有孩子要高考”的幌子还真起了作用!我本不想要这样的小聪明骗警察,可是又有办法呢?

(西工区 李莉)

## 那年高考 很狼狈

20世纪80年代,农村孩子要想走出大山、改变命运,一般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:当兵和考大学。

当兵需要关系。我家世代务农,没有社会关系可用,我要想改变命运,只有走考大学这条道。

好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,考前老师经常给我打气:“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,咱们学校如果今年理科能被录取一人,就应该是你!”我被老师描绘的美好前景激励着,夜以继日地勤奋学习,丝毫不敢懈怠。

考场定在县城,那是我一直想去但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很多同学和我一样,对到县城参加高考感到新奇和兴奋。学校借来一辆卡车,全校60多名考生挤在车厢里,在25公里山路上摇晃了一个多小时,才到达事前联系好的旅社。

每人每天要交3元钱的食宿费,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。好在有个同窗放弃了当年的高考,把自己借住在舅舅家的床位让给我,才解决了我的吃住问题。

晚上躺在陌生的床上,听着池塘里的蛙鸣,闻着清风送来的阵阵荷香,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脑海里不断勾勒一幅幅生动的图景:迈过高考这道门槛,我就会成为一名大学生,在充满激情和浪漫的大学校园里度过最美好的青春时光,那该多么幸福啊!

蒙眬中我听到有人说话,连忙睁眼看一看,离考试时间不到半个小时了,我连忙从床上爬起来,把头伸向盛有温水的脸盆,只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鼻腔往外流。我对镜子一看,不好,流鼻血了!主人家的保姆看到我的样子吓坏了,连忙找来棉球帮我把鼻孔堵上。我害怕迟到,连早饭也顾不上吃,转身朝考场奔去。

真没想到,改变命运的高考,就这样在紧张、激动和兴奋中来临。

第一门课考语文,作文题目是《毁树容易种树难》。十年寒窗,我辛辛苦苦种植的理想之树,就这样毁于家庭贫困,也毁于自己的不从容。

(洛龙区 邓世太)